

浪漫珍藏版



炭烧咖啡



他我她 的角逐

主
编
—
赵
冬

西
岭
雪

乔
叶

Lang Man Zhen Cang Ban

他我牠的角逐

浪漫珍藏版
炭烧咖啡



(陕)新登字 017 号

责任编辑 邓积仓

他我她的角逐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mm 1/32 12.5 印张 280 千字

2002 年 3 月第一版 2002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ISBN7 - 80605 - 480 - 4/I · 413

定价:20.00 元

他 我 她 的 角 逐



有爱降临	(1)
真爱是谁	(5)
请你敲门	(8)
我是你的爱情调味品	(13)
情人是一块口香糖	(19)
离婚时送妻一份宽容	(22)
练习爱情	(25)
经典爱情	(29)
人生的拐杖	(32)
大四最后的一朵玫瑰	(35)
在你最美丽的时候遇见谁	(39)
真情谱成生命绝唱	(47)
天上的雨和眼里的泪	(53)
怎样走进情人心中的?	(59)
人生的成功是修补自己	(62)
如何面对老公的红颜知己	(70)

炭烧咖啡

在冬季的地下室里	(77)
离婚,是我保存完美的方式	(87)
荒唐的报复	(93)
第一次亲密接触	(100)
抱我一下不就行了吗	(104)
美女如云	(108)
酒吧的爱情故事	(111)
纷飞雪夜,坐在我家门口的情敌	(119)
缘何逃去如飞	(122)
为爱等待	(131)
我的爱情是一场诡异的梦	(137)
不应有恨	(144)
预约失恋	(148)
“小蜜”、老妇人和情人节的玫瑰	(154)
跟爱一起远行	(158)
恍恍惚惚的爱情镜像	(161)
撕心裂肺的爱情	(168)
烈焰红唇之后的清醒	(175)
一份风轻云淡的“情恋”	(182)
没有芬芳的花季	(191)
变性女国际恋爱	(202)

他 我 她 的 角 逐



恋爱尚未成功	(208)
佳人无约	(212)
邂逅在一如既往的日子	(216)
我是丑男我怕谁	(220)
阳光、爱情、第三者	(222)
风信子的故事	(226)
离开是爱你最好的方式	(232)
情人节玫瑰也咬人	(238)
校门口的红跑车	(242)
“准二奶”的命运	(248)
流泪的沙发	(258)
小女子的“私心”	(262)
嫁给黑社会头目的姑娘	(265)
我的爱情追逐跑	(276)
暗恋的岁月,我们错过了爱情	(286)
我为一个男人作媒	(293)
网事	(296)
故布疑阵对不起	(300)
母老虎甘作甜蜜猫	(302)
从囚室里走出的股市女侠	(304)
普通爱情	(311)

午
夜
相
约

零
点
夜
话

倾
诉
热
线

炭烧咖啡

最后的 E-MAIL	(316)
寻觅爱情启事	(323)
痴情换得花凋零	(327)
一个舞女的爱情	(334)
手机上的婚礼	(341)
晕倒在爱的门坎上	(347)
轮椅上的爱情	(352)
紫色爱情	(355)
当爱神远去时……	(363)
同居者打着新生代的旗号	(370)
嗨,一起喝咖啡	(377)
爱情钥匙	(381)
相遇	(384)
响彻 92 小时的生命传呼	(390)



如约赶往车站。远远地，我看到约定的汽车站牌下有一人。

有爱降临

没有想到，我最终还是以相亲这种老旧呆板的方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这多少有点儿不可思议，因为这种方式曾经是我竭力反对并且嗤之以鼻的。我一直所期盼和幻想着的，是偶然邂逅，一见钟情的爱情奇迹。根本无须丝毫人为的刀凿斧刻的痕迹、处心积虑的预备动作，如临一场粉墨登场的表演——只是静静地，自然而然地，像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两目相触间，内心世界已然面临天崩地裂的巨变和震撼。

然而事实证明，那种由月下老人牵线搭桥的陈旧方式并不拒绝爱情，并不拒绝一见倾心。它绝对没有令我失望。

那天，我接到女友的电话。

热心的女友已三番五次督促我去见面：“哎，你去见见嘛！他确实挺好的，你相信我的眼光！”见我磨磨蹭蹭、推三阻四的，火爆性情的她使起了“激将”法：“你看看你，都要嫁不出去了，一天天还傲慢什么，快来吧！”待字闺中悠游自在的我居然令她如此焦虑不堪，令人不忍。事已至此，无论如何盛情难却，纵使赴汤蹈火，也得咬紧牙关，大有一番壮士逼上梁

炭烧咖啡

山的豪勇之气。

这次见面的方式有点特殊。煞有介事的媒人让我们两个素未谋面的陌路人单线联络。事情还算顺利，隔着长长的电话线，那端传来一个男性陌生、温和而低沉的嗓音。是他。不知道这样一副嗓音的人究竟是何模样，我的好奇心开始作祟，和他约定某时在某车站见面。

“我没见过你，无法确定你是谁，谁是你，怎么办？”脑海浮想着电影或文学作品中惯常的，两人见面各自手执一枝红玫瑰的拙劣滑稽场景，我甚至带有几分幸灾乐祸的意味考问他。“简单，对暗号！你说‘天王盖地虎’，我对‘宝塔镇妖妖’，行吗？”他倒很干脆地回答，不迟疑，不拘谨，是我喜欢的为人处世风格。但他的回答也着实令我惊诧，哭笑不得。

如约赶往车站。远远地，我看到约定的汽车站牌下有一个，着白色外套，若有所盼，像等人的样子。是他！我径直走到他的面前，微笑着：“是我，你等的就是我！”没有丝毫迟疑，干净利落。只是我并没有用他教予我的联络暗号：一个文静的女子，一句匪气十足的暗语，总是不相称的。而且，我不想搅毁这本应完美雅致的一幕。他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那一刻气定神闲。他有着一张方正的“国”字脸，浓眉大眼，肤色较黑，个头不高，比实际年龄老成持重一些。我跟他说话时，他总是不动声色的表情、平和的目光和浅浅的笑意，沉稳且自然。

鬼使神差，一瞬间，我心底居然涌动过一种孙悟空终难逃如来佛手掌的异样感觉。冥冥中仿佛被一种强大而无形的力量所牵引驱使一般，使我摆脱不能。

莫非真是一眼定乾坤？

缘分如此古怪神奇。曾经众里寻他，千帆过尽，等待寂寞

他我她的角逐



则漫长，而一旦爱情降临，却又如迅雷，以不及掩耳之势。

我和他朝一个方向走，没有说去哪里，去做什么，只是长街信步，随便闲聊。路人眼中的我们一定俨然一副旧识模样，谈话也丝毫不似初识者之间的别扭和困难。走着说着，说着走着。

不知不觉，已是夜幕渐沉，华灯初上。我说，天色晚了，我该回家了。这样告别，似乎没有结局的草率收场，犹留下未决的悬念。不出我的意料，他很直率但巧妙地问：“你觉得我还有没有再给你打电话的必要？”——一时，我竟语塞。但绝非犹疑。只是一刹那，我耳边蓦然回想起赴约前母亲的谆谆教诲：“女孩子一定要矜持，要稳重，端起架子，别过于热情……”

把握怎样的温度分寸比较合适？我急中生智，另辟蹊径：“你说呢？”把包袱还给他。

“我觉得很有必要！”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山重水复，又一派柳暗花明。

志得意满，我伸手拦了一辆车，然后上去，隔着玻璃向他再见。他微笑依然。车辆徐徐启动，他的面容逐渐模糊，身影被淹没在沉沉的暮色里。但我知道，他却从此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我的心灵。

回顾以往的相亲经历，于内心深处，我对它是怀着无比厌倦和排斥的灰色情绪。像一个疲惫的旅人，走得越久，看得越多，倦怠了心情，忽略了景致，总不见传言的美不胜收，伤心而怅惘。

其实，爱情就是如此神奇，在未知的时刻、未知的地点，以出其不意的方式，让你和她不期而遇。有时甚至可能在最墨守成规、落入俗套的形式里惊见。

炭烧咖啡

爱情不拘一格，别过于注重形式。譬如媒妁。否则，你可能与一生的幸福失之交臂，将爱人冷漠愚蠢地拒之于门外。



他我她的角逐



我和他一开始就注定是个错误。他在我爱恋倾慕的感情里，早已被刻画渲染成一个高高在上、神秘莫测的偶像，而不是一个真实生动、可亲可近的爱人。

真爱是谁

曾经深深地爱过一个人。确切地说，或许根本称不上是爱，只能算是暗恋。因为它是那样一厢情愿，孤独沉默，仿佛一出哀伤又情深的独角戏。

遇见他时，我17岁，一个豆蔻初开不谙世事的年纪——对感情的事一无所知，只怀着一腔幻想，浪漫得几近幼稚。而他又是那样一个人，自负倨傲洒脱无羁，偏又温文尔雅细致周到。他在年少的我的眼中独一无二完美无缺。

他的魅力如同阳光，光芒四射，在温暖我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照耀别人，这令我感到无比的懊恼。我知道和我一样，众多姑娘也在为他心醉神迷。他身边聚集着许多美丽的、可爱的、活泼的、聪颖的追随者。而我远不及她们开朗大方、热情奔放，我只能游离在他的世界之外，热烈专注而又黯然无望地痴恋着他。在他眼中，我只是一个“独来独往，冷冷的倔倔的孩子”而已。

无数个不眠之夜，我久久地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浮想联翩。我甚至绝望地假设他从未曾出现在我的生活之中，或者他只是一个庸夫俗子，哪怕身有残疾，所有姑娘都不屑一顾

炭烧咖啡

弃他远去，惟有我毅然决然义无反顾……

没有想到，好运有一天会在我的头上降临。事情源于报纸上刊登的我的一帧生活照及文字简介，那是一个力荐文学作者的栏目。他看到了文章，并迅速同我取得了联系。于是戏剧化地，他又重新出现在我的生活之中，这次不同，他是单单为我而来，我认为。他开始约我。于我而言，我们的每次约会就如同一个千载难逢的节日，赴约前焦急等待，赴约时兴高采烈，赴约后激动不已。

我原以为，这是一个浪漫故事的美好开端。可是事与愿违，我们与其他缠绵难舍的热恋人不同，我俩像站得很远的陌生人，各怀心事原地踏步无法靠近。他的约会极其吝啬，而我从不肯主动。每当在音讯渺茫似断非断的时候，他才在不经意想起的时刻拨通电话说要见面，好像对方是一部手头看剩的书、一出情节淡漠的戏，偶尔闲时欲重温一下，继续一下。惟独忽略了她是一个生灵活现丰富细腻的人。

我开始心灰意冷。他又一次约我。在赴约的途中我认真反思长久以来毫无起色的恋爱，想到我的倔强执拗，他的自负骄傲，彼此太相似的性格，以及在感情中都只习惯扮演等待被动的角色，就像轨道上两列高速行进的列车、两块棱角尖锐的硬石，互不相让，总有一天会碰得头破血流两败俱伤。我明白了，有一种人是只适合远远地看的，可以欣赏和倾慕，但绝不要靠近他，不要深入他的感情和世界，否则无异于自讨苦吃，譬如他。

于是，我调回头，决然放弃了这次约会。我不再羞涩和畏惧，打开心房，电话中我第一次向他说了喜欢和爱，并说了放弃。他表示深深地留恋和遗憾。但这番轻飘的言语于我已无关痛痒。四年以来，我第一次感到释然和轻松，仿佛千钧重担

他我她的角逐



在顷刻卸下。

真爱本该简单平等没有距离，而我和他一开始就注定是个错误。他在我爱恋倾慕的感情里，早已被刻画渲染成一个高高在上神秘莫测的偶像。他已不是一个真实生动、可亲可近的爱人。

我实在应该感激那段经历，尽管它是失败的。它迫使我冷静理智地思考并最终明白自己的需要和追求。我也实在应该庆幸那最后一次及时决绝的撤退，它是一个伤心欲碎的结尾，但它使我最终告别如履薄冰高山仰止、心力交瘁不堪重负的灰色恋情，不再拿一生的幸福作无谓的赌注、牺牲和煎熬。

我原来渴望的是一个宽厚温暖的怀抱、心灵舒畅呼吸自由的爱。我开始寻觅并最终找到了现在的他。除此之外，在新的生活中我还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懂得了宽容谦和，学会了投降认错。这才是我梦寐以求的真爱。

午夜相约
零点夜话
倾诉热线

他鼓起勇气，很轻很轻地敲敲门，没有人出来
开门……

请 你 敲 门

每个男孩都会有恋爱的季节，但是喜欢一个人对他来说也许并不是一件幸运的事。他太害羞了，几乎不敢正眼看一个女孩子，何况是漂亮的苇君袅袅婷婷地走出校园。偶尔飞过的小鸟惹得他有些离奇的幻想，他希望这只鸟能替他向女孩表达爱慕。

这是他的初恋。男孩子备感珍惜。他拿不准苇君是否心中会有他的影子，他把这份爱藏得很深，像守护一颗玉盘上的珍珠。夜晚，他把大部分时间留给苇君，为她写写画画的。男孩的画极挥洒，像荷叶连接一滴露珠，可他仍然没有信心。他猜测着苇君会不会喜欢这些。

男孩拿起镜子，一张清秀的脸显现出来，眼神中透着些许无奈，还有一点怯弱。他不知道自己怎样摆脱这份情感的羁绊。于是，他开始在夜晚漫步，伴着淡黄色的路灯，他踟蹰街头，可以冷静思考。男孩不知不觉踱到苇君家门前。女孩家有个小院子，院内有棵香椿树，女孩的小屋布置得很雅致。男孩去过她家一次。去年女孩生日，她的朋友把男孩带去的。男孩似乎记得苇君的小屋中全是粉红的色调，连灯罩都是粉红

他我她的角逐



色。温暖的颜色几乎融化了他，他的朋友向苇君介绍男孩时说：“这是我们的诗人兼画家。”苇君的笑使他不知所措满脸通红。女孩的小屋有个窗户向着后边的巷子开口的，那天他从窗户中看到一天繁星。他记得非常清楚。

男孩站在苇君家院门前沉默了好一会儿，转身拐弯来到女孩小屋的窗前，这是苇君家后面的一条巷子，没有什么人。他看到窗内粉红色的光晕，这种类似于梦的颜色使他不知道身在何处。他特别想凑过去看看屋内的女孩，但他觉得不太道德，没有动。一个人骑着车子从巷口慢慢过来。男孩离开原地开始走动，他回过头看那人时，突然发现那人居然把自行车停在苇君的窗户下，正伸长脖子向窗户里张望，不时发出怪异低沉的笑声。

男孩愤怒了，心被深深地刺伤。虽然一向循规蹈矩，在学校是个守纪律的好男孩，此时却一股热血冲向头顶，他大喝：“干什么？”便冲了上去。那人的身体显然比男孩强壮，只是心有些虚，等男孩走近时，他低声说：“小子，让你看个风景。”“去你妈的。”男孩伸出胳膊，和那人厮打在一起。两个人很默契，谁都不愿意惹这里的人出来，没人会相信他们打架的动机。两人气喘吁吁地滚倒在地上，都不出声喊骂，在黑暗中僵持了许久，那人挣扎着想跑，男孩抓着那人的衣衫不放。两人你一拳我一脚不知都挨了对方多少拳头。还是那男人先妥协了，低声说：“小子，够哥们儿，我以后再不来了。”他以为男孩是附近的住户，临走的时候还抱拳向男孩说“谢谢”。

男孩艰难地爬起来，抹了一下嘴角的血，抬头张望女孩家的窗户，窗户比较高，此时，粉红色的窗帘已经挡住了他的全部视线。

男孩一瘸一拐回家，梦里整夜都是粉红色的窗帘。

炭烧咖啡

第二天上学,见到苇君,他第一次主动和她打招呼。这件事使男孩多了一项神圣的使命。每天晚上十点左右,男孩会到苇君家周围转悠一圈,保护他暗恋的女孩的安全。有一次,两个班在一起上大课,男孩和苇君坐同桌,整整一上午,男孩根本没有听进去,神情诚惶诚恐。他最想说的一句话:“请把窗帘早些拉好,行吗?”因为他发现苇君的窗帘只有十点半才准时拉严,这对男孩来讲是一块心病,他不得不在天彻底黑下来之前赶往那里,防止有人向窗内张望。这样的话又怎么能讲给女孩听,最终,男孩把话咽了回去。

男孩很固执,不听母亲的劝阻,即便是大雪漫天,他仍然要在苇君窗前的雪地中站上一两个小时,直到女孩把窗帘拉好。男孩也很会利用时间,借着路口微弱的灯光,他拿着单词本背单词,或者构思着一首首小诗、一篇篇小说。

依然是那个钟点,男孩学习完毕,匆匆赶往那里。可是今天,他却发现窗户里的灯没亮。他在黑暗中猜测、设计着各种情形,也许苇君睡觉了,或者到别的屋里看电视?他知道这么晚了苇君不会出去。在他守候的半年里,多次碰到一群骑山地车的男孩们晚上邀请苇君出去,女孩都婉言拒绝。这也是他心甘情愿守护女孩的重要原因,他觉得值。他幻想着如果能在夜晚和女孩在门前相遇,男孩也许真的能够鼓起勇气向她吐露藏在内心的话。男孩胡思乱想了一阵,跺跺脚终于走到苇君家门前,对着门,他伸手想敲门,动作却在半空中凝固住。

男孩还是碰到了苇君。苇君今晚真的出去玩了,男孩心很痛。在男孩没有来得及做好过路客的准备时,女孩苇君悄无声息地站在他背后。“有事吗?”女孩静静地问他。“没有,我的朋友在巷子那边,路过。”男孩转过身,语无伦次地回答。女